



童话旅行

童话里 我是等待被驯服的小狐狸
旅行中 我是彩虹另一端的守望者

Meaning of Travel

远方地图

爱哲 主编

我们的世界那么大，伤口那么小。

03 >>> Coming Across Map
童话旅行
It is unable the heart movement
travel significance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你想不想知道，世上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人，竟完全只属于你？



疗伤地图

爱哲 主编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疗伤地图/爱哲主编.——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5

(童话旅行系列)

ISBN 978-7-5391-5688-0

I. ①疗… II. ①爱…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②旅游指南—世界

IV. ①I16②K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6444号

疗伤地图 爱哲 主编

总策划:周艺文

责任编辑:周向潮 吴丹雅

出版人:张秋林

出版发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8

版 次:2010年5月第一版 2010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1—15000

定 价:28.00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发行公司调换,服务热线:0791—6524997)

目录



I'll Wait For
You On
The Bus

我在公车等你

002

The Dignity
Of Merry—
Go—Round

旋转木马的尊严

020

Expired
Taxi

过期的士

042

Seaview
Spring

海景春天

062

082

Summer
Ukiyoe

夏末浮世绘

100

Love And
Condiments

爱与调味品

Mass Transit
Railway

地下铁

122

152

Once

Once

184

Light And
Fleeting
Time

光影流年

224

My
Best Wishes

我的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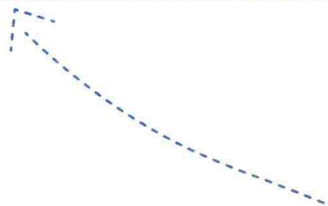
疗伤地

Healing Place



公交车
游乐场

Bus
Playground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hospital room. In the foreground, a patient is lying in a hospital bed,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blue rectangular overlay. The patient's arm is visible, resting on the bed rail.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is a complex arrangement of medical equipment, including a large monitor or screen and various tubes and wires. The lighting is dim, creating a somber and clinical atmosphere. A blue rectangular overlay is positioned in the center of the image, containing the text "HEALING LOG" in white, sans-serif, uppercase letters.

HEALING LOG

苏眠像平时一样熟练地上车。她找到座位坐下后，打开包，戴上了耳机。耳机里没有任何声音。

车缓缓地开始行驶。她把自己埋在座位里，眼睛看着窗外慢慢退后的风景。

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年夫妇上了车，有人起来让座，两位老人笑着道谢，然后牵着手走向了座位。苏眠看着老人，心想，陶非，你快来牵我的手，我们也牵到像他们一样老。

又到了一个站，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孩儿冲了上来。他好像没有站稳，跌跌撞撞地走到

疗 伤 志 —— 任 建 增
I'll Wait For You On The Bus
我 在 公 车 等 你

了苏眠的旁边，然后坐了下来。男孩儿仔细地看了一眼苏眠，接着像很多坐公车的年轻人一样，把帽檐压低，将自己隔绝起来。

“阿苏。”一个声音响了起来。苏眠听了一怔，谁在叫阿苏？陶非就是这样叫她的。

“阿苏，我在学校等你。”

原来是旁边的男孩儿在讲电话。苏眠心想，他的女孩儿也叫阿苏吗？她不由得转头看向鸭舌帽，拿着电话的他苏眠露出了一个笑容。

这个戴着鸭舌帽的男孩儿，虽然也有深深的眼窝，但他跟陶非长得一点儿也不像。只不过苏眠太想念陶非了，以至于她见到任何男人都会把他们跟陶非作对比，她接触到每一样事物都会推敲是不是曾经跟陶非有过联系。呵，陶非。

窗外有辆开得飞快的摩托车，哈，这是陶非骑的那款；路口有家花店，嗯，陶非送她的第一束花就是从这里买的；图书馆到了，这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苏眠每天都在做重复的事：随便在一个站牌下面等待，一辆车来了，她就上去。她在陌生或者熟悉的环境里寻找陶非曾经存在的痕迹。

坐422路，他要去博物馆；390路，可以到他的学校；周末的时候坐上109路，那就是他要去福利院；有时候他会搭乘113路，去她的学校。

苏眠每天在不同的公车上度过，清早出发，晚上和公车司机一起下班。回到家后，她会拿着地图，标记各路公车会经过的地方。

陶非就这么不见了。一个人怎么能突然就不见了呢？好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苏眠在公车上寻找他的踪迹，希望某一天在某一辆公车上遇见他。他可能在躲着她，可是他总躲不过自己的生活，不是吗？

陶非在躲着她，苏眠想起这个就觉得心痛，但是无论如何，这是关于陶非下落的最能让她接受的一种答案。

另外一种，她才不会相信。人们都在骗她。

终点站到了。苏眠和鸭舌帽男孩儿一起下车——他果然是要去音乐学院。

苏眠看着他的背影，心想，他是去找阿苏了吗？她觉得鼻子一下子好酸，眼泪几乎就要流出来了。陶非，陶非，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你

害得我都已经好久没来上课了。

苏眠将围巾紧紧地系了系，转身离开。又一辆公车来了，她匆匆上了这辆车。如果陶非像许多言情剧里的男主角一样的话，他也会坐着这辆车离开的。那么，在这辆车上能遇到他吗？

苏眠仍然是一个人坐在窗边，戴着耳机里没有任何声音。

那个鸭舌帽男孩儿又上了车，依然坐到了苏眠身边的空位上。他看着苏眠的耳机，苏眠也看着他。他对苏眠笑了笑，苏眠也微微地笑着回应，然后她又将头转向了窗外。

她的耳边却传来了鸭舌帽男孩儿的声音：“你戴着耳机，正好听不到我说话，那么，我可不可以把你当成阿苏？阿苏，我就叫你阿苏吧。”苏眠感觉到自己在颤抖，看着窗外的眼睛有些湿湿的。阿苏，阿苏，好像是陶非在呼唤她啊。

“阿苏，你为什么离开我呢？我知道是我不好，我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你不愿意的话应该告诉我啊。可是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呢？”男孩儿说着，已经有些哽咽。

他停了一下，继续说：“阿苏，你说你喜欢听我叫你阿苏，你说我叫你阿苏的时候，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轻轻地呼唤道：“阿苏……”

苏眠把手藏在袖子里，紧紧地攥成了一个拳头。她假装拨了一下头发，悄悄地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鸭舌帽男孩儿停了一会儿，继续说：“阿苏，我们是怎么相遇的，你还记得吗？”

苏眠第一次没有在车上到处寻找陶非的踪影。她不知道陶非是否也会像男孩儿这样一个人喊她的名字。有个人深情地呼唤着“阿苏”，拥有这个名字的她却不是那个被呼唤的人。陶非，陶非，你在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也会这样叫我吗？你身边，也有一个不是我的阿苏吗？

苏眠和男孩儿都在终点站下了车。苏眠依然戴着耳机。两个人朝不同的方向去了。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苏眠听到他低声说：“再见了，真希望明天还能遇到你。”





苏眠没有放慢步子，她依然往前走。她戴着耳机，里面应该放着音乐什么的，自然听不到他说话。她只是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在心里算了一下这趟车的出发时间。

苏眠没有错过鸭舌帽男孩儿看见她时惊喜的表情。他大概没有料到果然又遇到了她吧。他坐在她身边，苏眠没有看他，仍是看着窗外。

他小声地开口：“阿苏，今天差点就误了这趟车，真担心会遇不到你。嗯，昨天说到哪儿了？对，是我们相遇的情形。那个时候你是大一吧？那天我们……”

苏眠扮演着听不到他说话的角色，就这样代替着鸭舌帽男孩儿心中的“阿苏”。她一边听着他的倾诉，一边将那些故事在心里演绎成她与陶非的过往。那是鸭舌帽男孩儿和他的阿苏的过往，也是苏眠与陶非的过往。

像是有人故意安排的一样，是的，他们的爱情竟然几乎一致：都是从朋友变成了恋人；都因为一些小事争吵，因为说不出的理由而分开；结局都是一个人另一个人痛苦得撕心裂肺，到处寻找寄托。

鸭舌帽男孩儿找了一个听不到他说话的陌生人，把那个人当成自己的阿苏，倾诉所有的爱情与思念。苏眠在各辆公车上寻找着陶非的



蛛丝马迹。

在与鸭舌帽男孩儿相遇一个月后，他的故事也接近了尾声。苏眠在他的故事里渐渐想通了陶非和自己的爱情。

爱来了，又被弄丢了，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虽然她自己也不明白她的爱是在哪里弄丢的。今天，今天苏眠要和男孩儿说再见，明天，明天再也不来了。

因为她是阿苏，但不是他的。

奇怪的是，今天鸭舌帽男孩儿虽然同样坐在她身边，但却没有开口说话。苏眠有些不习惯。也许，他也想通了，苏眠终究不是他的阿苏。就这样结束吧，也很好。

快到终点站了，鸭舌帽男孩儿的声音又低低地响起：“阿苏，怎么办？我喜欢上另外一个人了。那个人也被我叫做阿苏，我向她讲述我们的故事时，却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另一个故事里。阿苏，我是不是很傻？她说说不定根本没有注意过我。”

苏眠几乎要转过头去看男孩儿了。她自己是不是也进入到另外一个故事了呢？已经好些天了，她几乎不再坐别的公车，但每天都不能错过这一趟。她还记得妈妈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在家里看到她时的惊喜。那个曾经和她一起做美容、一起讨论化妆品的妈妈，从什么时候起如此憔悴了呢？从什么时候起呢？苏眠的印象有些模糊了。晚上她和最后一趟公车一起回家，妈妈卧室的灯永远亮着，她在等她。妈妈把点心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她都看到了，只是从来没有在意。那是别人的事，她的事就是找到陶非。

可是，她的世界就只有陶非的存在吗？在她用近乎卑鄙的方式倾听着一个故事的时候，她自己却又是另外一个故事的主角。在她一直对陶非给她的伤害耿耿于怀的时候，她难道没有伤害别人吗？

苏眠改变了主意，她决定继续每天准时来搭乘这趟公车。

之后每天在公车上相遇，鸭舌帽男孩儿还是不停地说话，只是他的故事里的主角已经不是他的阿苏了。

他说：“你为什么一直那么安静呢？你从来都是看着窗外，好像这个世界与你无关。”



他说：“以前我觉得你听不到我说话，这样很好，现在却很沮丧。很多话，我其实是很想让你听到的。”然后他又说，“只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摘下耳机。”

苏眠的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说话：和他说话吧，和他说话吧。

下车了，就在依然要与鸭舌帽男孩儿擦肩而过的时候，苏眠闭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转过身去，却看到男孩儿正抬起手准备拍她的肩。

他们相视而笑。他指了指她的耳朵，苏眠于是摘下了耳机。

鸭舌帽男孩儿笑着说：“我们每天都坐同一趟车呢！”苏眠微笑着点了点头。他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又轻咳了一声，说：“那么，明天见吧。”苏眠也轻轻地说了句：“明天见。”然后两人又朝每天固定要走的方向去了。

自从与鸭舌帽男孩儿相遇之后，苏眠每天只是朝那个方向走一百米，然后再原路返回。在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她一直都是直接走进校门，这条旁边的小路，她从来没有注意过。今天，她要试一试，这条路到底能通向哪里。她不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以前都不是，只是今天例外。

例外？为什么是例外呢？是因为鸭舌帽男孩儿和她讲话了吗？是因为他们已经相遇好几个月了吗？是因为她早上醒来时，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形象已经不是陶非而是妈妈准备好的香喷喷的早餐吗？

竟然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苏眠有些哭笑不得。那条小路只有一个出口，就是通向音乐学院。也就是说，她每天刻意避开的音乐学院竟然是这条小路唯一的出口，而最后，这条路还是被她选择了，她还是来到了音乐学院。

迟疑了片刻，苏眠还是走了进去。一位退休好多年的老师笑着和她打招呼：“小姑娘，好久不见了。”

琴房里传出的钢琴声，她竟然还是觉得无比悦耳。

一瞬间恍如隔世。她以为陶非走了，世界就完全不同了。可是，这个世界其实还是一样的。

“咦？你也在这里？”转过一个长廊，一个人出现在她面前，是鸭



舌帽男孩儿。他笑着说：“看来用不着明天见面了。”她也笑了，然后和他并肩往前走。

“苏眠，你回来了？想死我了！你这个没良心的，怎么也联系不到你。”阿猫迎面而来，她的怀里抱着一叠厚厚的乐谱。她看到苏眠后激动地冲上来拥抱，手里的谱子散得到处都是。一旁的鸭舌帽男孩儿急忙帮着捡。

阿猫一边道谢一边捡谱子，突然她冒出了一句：“苏眠你怎么还戴着这副耳机？很久以前不是就摔坏了吗？”苏眠听了阿猫的话后一阵心慌，她不由自主地看向了鸭舌帽男孩儿。还好，他好像在专心地追赶被风吹得四处散开的谱子，应该没有听到。

鸭舌帽男孩儿拾起最后一张乐谱，唇边露出了一个笑容：苏眠害怕他知道那副耳机是坏的吗？她已经开始在乎他了吗？

当然，从一开始，他就知道一切。

那个男人的摩托车滑出了好远，身体重重地摔在了满是石头的路边，男人全身都是血。他停下自己的车去帮这个男人。男人抓着他的衣襟，重复地说：“阿苏在等我，帮我……”

他送这个男人去了医院，但已经来不及了。男人在弥留之际一遍



又一遍地呼唤着阿苏，声音焦灼又深情。他在男人的钱包里看到了那个笑得很灿烂的女孩——阿苏，她就是阿苏。

望着这张照片，他陷入了沉思。

在一次交响乐晚会上，他喜欢上了那个坐在角落的女孩儿。舞台上的演员全都活泼开朗，只有她在安静地拉着小提琴。她的眼神望向了观众席，大概是停留在某个人身上，但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女孩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那时的她认真得让人心动。

那个时候，他想，这样的女孩，应该永远都不会悲伤吧。晚会结束后，他急切地想要认识她，却再也找不到她的踪影。他问了很多拉小提琴的女孩是谁，大家都说当时舞台上拉小提琴的女孩有好几个呢。

面前这个遭遇车祸的叫做陶非的男人，竟然有那个女孩的照片。他的脑海里又清晰地浮现出女孩认真得让人心动的模样。

她就是阿苏吧，他想要了解她。他偷偷地打听了她几乎所有的事，包括她永远都戴着的那个坏掉的耳机，其实是陶非送给她的最后的礼物。

他心痛地发现这个他以为永远都不会悲伤的女孩，每天疯狂地坐着公车，如同困兽一般地在车上下寻觅。陶非的死讯是在事故发生一周之后才告诉她的，她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她一定以为在公车上总能找到那个消失的人。

现在，那个曾经在台上拉着小提琴的女孩儿竟然来到了他的身边。

阿苏，那天，他在公车上偶然遇到她的时候，他只是假装对着电话叫出了这个名字。是的，那时的她已经很憔悴了，好在她对这个名字还没有丧失感觉。从那一刻起，一切都改变了。

阿猫已经离开了。苏眠看着鸭舌帽男孩儿有些失神地看着自己，不禁有些脸红。她快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他：“你不走吗？”

他当然要走，和她一起走。公车上的故事是杜撰的，身边发生的故事才是真实的。故事已经开始了，他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继续呢。



RECOMMENDATION BY AUTHOR 作者倾情推荐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小群人喜欢坐公车。他们戴着耳机，听着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拂过脸庞，看着窗外忙碌的人们或者陌生的风景，他们就这样在公车上拥有了自己的世界。

我们希望公车就那么开下去，永远不要停。

人生是一段一段的，就像坐公车一样。有人上车来坐在你旁边，你们朝着共同的方向行驶，一路上欢声笑语。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说他到站了，得换车去另外的地方。他下了车，又留下你一个人继续坐在车上。这时你也许会沮丧地望望窗外，望望身边空荡荡的座位。不过别担心，在下一站还会有人上车，在你身旁的空位上坐下。

也许那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